

# 50 GREAT SHORT STORIES

## 伟大的短篇小说们

---

果  
麦  
—  
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50 GREAT SHORT STORIES

伟大的短篇小说们

---

---

果麦  
—  
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50: 伟大的短篇小说们 / 果麦编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12  
ISBN 978-7-201-12691-3

I. ①5… II. ①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88879号

50: 伟大的短篇小说们

50: WEIDA DE DUANPIAN XIAOSHUO MEN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  |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| 黄 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|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 | 3000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购电话  | 022-233324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tjrmcbs.com">http://www.tjrmcbs.com</a> |
| 电子信箱  | <a href="mailto:tjrmcbs@126.com">tjrmcbs@126.com</a>       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责任编辑 | 霍小青 |
| 产品经理 | 杨颖婷 |
| 装帧设计 | 刘洪斌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制版印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90 × 1280毫米 1/32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-13,000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84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印次 |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 | 50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|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## 目录 |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鸟 .....                | 001 |
| [波] 布鲁诺·舒尔茨   林蔚昀 译    |     |
| 父亲的最后逃亡 .....          | 006 |
| [波] 布鲁诺·舒尔茨   林蔚昀 译    |     |
| 竹林中 .....              | 012 |
| [日] 芥川龙之介   赵玉皎 译      |     |
| 鼻子 .....               | 021 |
| [日] 芥川龙之介   赵玉皎 译      |     |
| 鸡蛋 .....               | 028 |
| 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   楼武挺 译    |     |
| 舞会之后 .....             | 038 |
| 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  谢周 译     |     |
| 三天大风 .....             | 049 |
| [美] 厄尼斯特·海明威   杨蔚 译    |     |
| 乞力马扎罗的雪 .....          | 062 |
| [美] 厄尼斯特·海明威   杨蔚 译    |     |
| 午餐 .....               | 088 |
| 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  于大卫 译 |     |
| 患难见知己 .....            | 093 |
| 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  于大卫 译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陪衬人 .....             | 098 |
| [法] 埃米尔·左拉   张英伦 译    |     |
| 圣诞树与婚礼 .....          | 106 |
| 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  侯昌丽 译   |     |
| 两个朋友 .....            | 114 |
| [法] 居伊·德·莫泊桑   李炳韬 译  |     |
| 项链 .....              | 122 |
| [法] 居伊·德·莫泊桑   李炳韬 译  |     |
| 竞选州长 .....            | 132 |
| [美] 马克·吐温   雍毅 译      |     |
| 牛肉销售协议风波 .....        | 138 |
| [美] 马克·吐温   雍毅 译      |     |
| 游园会 .....             | 146 |
| [英]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  杨向荣 译 |     |
| 白色寂静 .....            | 162 |
| [美] 杰克·伦敦   王予润 译     |     |
| 小官员之死 .....           | 173 |
| [俄] 安东·契诃夫   谢周 译     |     |
| 变色龙 .....             | 177 |
| [俄] 安东·契诃夫   谢周 译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.....         | 181 |
| [美] 欧·亨利   崔爽 译        |     |
| 麦琪的礼物 .....            | 189 |
| [美] 欧·亨利   崔爽 译        |     |
| 驿站长 .....              | 196 |
| [俄] 亚历山大·普希金   李君茜 译   |     |
| 哑女素芭 .....             | 208 |
| [印] 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   王永斌 译 |     |
| 黑猫 .....               | 215 |
| [美] 爱伦·坡   曹明伦 译       |     |
|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 .....         | 225 |
| [美] 爱伦·坡   曹明伦 译       |     |
| 情妇肖像 .....             | 241 |
| [法] 夏尔·波德莱尔   胡小跃 译    |     |
| 黄昏 .....               | 246 |
| [英] 萨基   杨珊珊 译         |     |
| 抽彩 .....               | 251 |
| [美] 雪莉·杰克逊   良品 译      |     |
| 黑面纱 .....              | 261 |
| 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  雍毅 译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水泥桶里的一封信 .....          | 272 |
| [日] 叶山嘉树   黄悦生 译        |     |
| 本杰明·巴顿奇事 .....          | 276 |
| [美] F.S.菲茨杰拉德   良品 译    |     |
| 繁星 .....                | 305 |
| [法] 阿尔丰斯·都德   柳鸣九 译     |     |
| 最后一课 .....              | 311 |
| [法] 阿尔丰斯·都德   柳鸣九 译     |     |
| 幽暗的林荫小径 .....           | 316 |
| [俄] 伊凡·蒲宁   范玉贤 译       |     |
| 乌撒之猫 .....              | 323 |
| [美] H.P.洛夫克拉夫特   姚向辉 译  |     |
|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 .....          | 327 |
| [美] 威廉·福克纳   张和龙 译      |     |
| 美女还是老虎 .....            | 338 |
| [美] 弗兰克·斯托克顿   吴涛 译     |     |
| 使用暴力 .....              | 344 |
| [美] 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姆斯   楼武挺 译 |     |
| 罗马热 .....               | 348 |
| [美] 伊迪丝·华顿   周晓欣 译 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沃尔特·米蒂的秘密生活 .....       | 363 |
| [美] 詹姆斯·瑟伯   良品 译       |     |
| 公主的月亮 .....             | 370 |
| [美] 詹姆斯·瑟伯   吴涛 译       |     |
| 乡村医生 .....              | 378 |
| [奥] 弗兰兹·卡夫卡   温仁百 译     |     |
| 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 .....         | 384 |
| [奥] 弗兰兹·卡夫卡   温仁百 译     |     |
| 墙上的斑点 .....             | 388 |
| 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   何蕊 译     |     |
| 好人难寻 .....              | 396 |
| [美]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  李天奇 译    |     |
| 黄色墙纸 .....              | 413 |
| [美] 夏洛特·帕金斯·吉尔曼   钟山雨 译 |     |
| 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33 |
| [美] 纳撒尼尔·霍桑   雍毅 译      |     |
| 里昂的婚礼 .....             | 449 |
| 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  姜乙 译      |     |
| 看不见的藏品 .....            | 457 |
| 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  姜乙 译      |     |

## 鸟

[波] 布鲁诺·舒尔茨 | 林蔚昀 译

昏黄无聊的冬日到来了。锈红色的大地被一层破破烂烂的白雪桌布覆盖着。这块桌布根本不够大，在许多地方，棕色或黑色的木瓦板屋顶露了出来，有如一艘艘小船，在那下面藏着被烟熏黑了的阁楼——它们像是炭化的大教堂，密布着肋骨般的椽子、檩条和支架，如同冬日狂风那黑暗的肺。每个清晨，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夜里新长出来的烟囱和通风口，它们是被夜晚的狂风鼓胀起来的恶魔的风管。清扫烟囱的人无法摆脱乌鸦——它们在黄昏时候站在教堂前大树的枝丫上，有如活生生的黑色叶子。它们拍打着翅膀飞起来，然后又站回树枝上，每一只都回到它该有的位置。破晓时分，它们成群结队飞起——像是大块的煤烟和一片片煤灰。它们在空中曼妙地飞舞，闪烁不定的叫声染黑了混浊灰黄的清晨光线。日子因为寒冷无聊而变得坚硬，像是一块去年的面包。我们用钝了的刀切下来一小块食用，没有什么胃口，慵懒，昏昏欲睡。

父亲已经足不出户。他在炉子里生火，研究那永远无法参透的火光，闻着冬日火焰那金属的咸味和被烟熏过的气味，感受着火蜚蜮<sup>1</sup>冰

---

1. 这里指欧洲民间传说中代表火元素的元素精灵。人们相信它可以在火中存活。

冷的抚摸——它们正在烟囱的风口舔食发亮的煤灰。那段日子，他满怀热情地在房间的高处东修西补，不管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，都可以看到他蹲在一把梯子的顶端，在天花板附近，在高窗旁边的窗帘轨，在吊灯的灯泡和链子旁边干活儿。他像粉刷匠一样使用梯子，把它当成巨大的高跷，穿梭在彩绘的天空、阿拉伯式花纹和各种鸟类图案之间，对这鸟瞰的视野感到相当满意。他和现实生活的俗事渐行渐远。每当母亲出于关心或者担忧，试图和他提起关于生意的事，关于付清最近一次月结的费用，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脸茫然，心神不宁，脸上的肌肉不住抽动。有时候，他会突然用一个警告的手势打断她，跑到房间的角落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缝隙上，伸出十指，抬起双手（以表示这项研究的极端重要性），竖耳倾听。那时候，我们还不明白这些古怪举止那令人难过的根源，不明白那些在他内心深处酝酿累积的情结。

母亲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力，不过，他倒是阿德拉极为尊崇，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。打扫房间对他来说是一项盛大而重要的仪式，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目睹它的机会，总是带着恐惧和狂喜的颤抖注视着阿德拉的每一个动作。他赋予她所有的举动以深沉的象征意义。当女孩以她年轻大胆的姿势拿着长扫帚扫过地板，他几乎无法承受眼前这一幕。这时他会泪如泉涌，发出一连串咯咯的笑声，而他的身体则狂喜地不住颤抖。他对呵痒的敏感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，只要阿德拉向他伸出手指，比出呵痒的动作，他就像受惊的动物一样狂奔过所有的房间，乒乒乓乓关上身后的门，最后扑倒在最远那个房间的床上，浑身因为大笑而痉挛——光是在脑子里想象这个他无法抵抗的画面，他就已经狂笑到不能自己。正因如此，阿德拉对父亲的影响力可说是无远弗届。

在这段时期，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有着巨大的热情。一开始，它是一种介于猎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狂热，或许也是生物对其亲

缘（虽然两者并非同类）在更深的动物学意义上的好感，或者是创造出全新物种的尝试。直到后来，这件事才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折，变得纠葛混乱，充满罪恶，有违自然——关于它，我们还是不要在光天化日下大声张扬的好。

这件事是从孵鸟蛋开始的。

克服重重困难，砸下大笔银子，父亲从汉堡、荷兰、非洲的动物观察站搞来一堆受精的鸟蛋，把它们交给比利时的巨型母鸡去孵。看着这些奇形怪状的雏鸟孵化出来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无比诱人。它们不只形状奇怪，颜色也怪异无比。看到这些怪物，你实在不会产生那种想要照顾它们的念头。它们的鸟喙十分巨大，一生下来就大张着，从喉咙深处发出嘶哑、贪婪的叫声。在这些弱不禁风、赤裸驼背的蜥蜴般的小动物体内，住着未来的孔雀、雉鸡、松鸡和兀鹰。它们被放在篮子里的棉絮上，像龙一样抬起那挂在细瘦脖子上的脑袋，眼睛布满白翳，从沙哑的喉咙里发出无声的啾鸣。父亲穿着绿色围裙穿梭在架子间，就像一个走在种满了仙人掌的冷床<sup>1</sup>旁边的园丁。他从空无中变出这些瞎眼的、鼓动着生命的水泡。这些行动笨拙的大肚子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只有食物而已。这些生命的肿瘤摸着黑，往有光线的方向移动。几个星期后，当这些盲眼的花苞绽放开来，迎向光亮，房间里充满了彩色的喧哗和闪烁不定的啾鸣。这群新房客站在窗帘轨上，靠在衣柜的带状装饰上。它们在有许多把手的吊灯上筑巢，住进锡制枝丫和阿拉伯花纹的深处。

当父亲在研读那本厚重的鸟类学概论，翻阅那些彩色的图片时，那些长着羽毛的奇幻生物仿佛就从书页中飞了出来，让房里充满了拍动不停的彩色翅膀，紫红色、蓝宝石色、铜绿和银色的羽毛。喂食的时候，它们在地板上聚成一块五彩缤纷、波浪起伏的花圃，像是一

---

1. 又称阳畦，将植物围起但无暖房装置的框架。

张有生命的地毯，当有人不经意地闯进去，这块地毯就瓦解、四散开去，变成动态的花，在空中拍打，最后栖息在房间上方。我特别记得一只兀鹰，这只巨鸟有着赤裸的脖子，皱巴巴的脸上布满了肿瘤。它像一个清瘦的禁欲主义者和藏传佛教僧人，一举一动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尊贵，以它高贵家族那铁一般的纪律过活。它一动也不动，以埃及诸神永垂不朽的姿态坐在父亲对面，那只覆满白色眼翳的眼睛就从侧面移到中间，然后在沉思和尊贵的孤独中闭上。从侧面看，这有如一尊石像的巨鸟就像是父亲的兄长。他们都有着同样的躯壳、肌腱和皱巴巴的坚硬皮肤，同样干瘪、多骨的脸庞，同样起茧、深邃的眼窝，甚至连父亲修长有力、瘦骨嶙峋、指甲浑圆的手掌，也和兀鹰的爪子有点类似。看着它那样沉睡着，我实在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：在我面前是一具木乃伊，是父亲的干尸（这就是为什么体型比较小）。我想母亲也注意到了这诡异的相似性，虽然我们从没谈论过这件事。最明显的证据就是：兀鹰和父亲共用一个夜壶。

不满于只是孵化更多新品种，父亲在阁楼上为鸟儿们举行了婚礼，他充当媒人，把美丽娇羞地等待新郎的新娘们拴在阁楼的缝隙和洞穴里。他完成了这项壮举——把我们家的屋顶，那巨大的覆满木瓦板的拱形屋顶变成了真正的鸟类客栈，它们的诺亚方舟，所有长了翅膀的生物都不远万里前来驻足。甚至在这个鸟类家园倒闭很久以后，世界上的鸟儿还长久维持着这项从我们家学到的习俗。在春天的迁徙中，成群的鹤、鹈鹕、孔雀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鸟儿会从天空中一拥而下，飞到我们的屋顶上。

在短暂的荣光后，这场盛会出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转折。很快地，我们就不得不让父亲搬到阁楼下那两间房里去——那儿本来是放旧物的储藏室。我们一大早就可以听到那里传来鸟儿混乱的尖叫，这两个木头共鸣箱在屋顶的回音共振下，充满了震天价响的咕咕叽叽的鸣叫，喀喀拍打翅膀的声音，还有各种噪声。父亲一连好几个礼拜都

不见踪影，只有偶尔才会下楼来到公寓里，这时我们注意到他好像是缩小了一点，变瘦了，两只眼睛也覆上一层白雾般的眼翳。有时候他会忘我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鸟儿振翅一样挥动双手，发出一连串咕咕声。然后，他会尴尬地和我们一起笑着，试图用玩笑话把这件事带过。

有一天在我们大扫除的时候，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类王国。她站在门边，绝望地闻着充斥房间的恶臭，看着黏在地板、桌子和家具上成堆的鸟粪。她很快做出了决定，打开窗户，挥舞着手中那根长扫帚，把一整个房间的鸟儿搅动了起来。一大片羽毛和翅膀组成的可怕云团伴随着尖叫腾空而起，在那风暴的中心，阿德拉像是酒神愤怒的女祭司，挥着酒神杖，跳着毁灭之舞。父亲和那些鸟儿一起挥舞双臂，惊恐万分地试图飞到空中去。慢慢地，那片翅膀的云团越来越稀疏，最后，战场上只剩下精疲力尽、喘个不停的阿德拉，还有父亲，带着忧虑和羞愧的神情，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走下楼，走出了自己的领土——他是一个被击溃的人，一位刚刚失去了自己宝座和王国的、被流放的国王。

## 父亲的最后逃亡

[波] 布鲁诺·舒尔茨 | 林蔚昀 译

这件事发生在那完全失序崩解的时代，在它失落的晚期，我们的生意已经走到最后清仓、准备关门大吉的尽头。店铺上的招牌老早就拿下来了，在拉下来一半的铁卷门旁边，母亲做着贩售剩余存货的非法生意。阿德拉去了美国。人们说她搭的那艘船沉了，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做了海底亡魂。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证实这则传闻的真实性。阿德拉的消息从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，我们再也没有听过关于她的事。新的时代来临了，空洞、清醒、郁郁寡欢——纸一样苍白。新来的女仆葛妮亚是个贫血、白皙、柔软无骨的女孩，总是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晃到另一个房间。有人轻抚她的背，她就像蛇一样蜷起身子滑行，发出母猫的咕噜声。她的皮肤是混浊的白色，甚至连她那对珐琅眼珠的眼睑里面也不是粉红色的。她总是心不在焉，竟会用旧账单和账册调制奶油面粉糊——那东西一点味道也没有，而且根本难以下咽。

这时候，父亲确实是死了。他已经死了很多次，总是死得不干不净，留下一些疑点，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死进行重新修正。这也有它的好处。把自己的死亡改成分期付款，父亲让我们习惯了他的离去。我们对他的归来已经无动于衷，每次都越来越短暂，越来越可悲。在他以前住的房间，这位逝者的容颜仿佛散了开来，往四面八方

生出枝丫，在某些地方形成诡异的纠结，和他长得十分相像，清晰到不可思议。壁纸在某些地方模仿他痉挛的颤抖，阿拉伯式花纹形成他痛苦的笑容，分成两个对称的部分，像是石化的三叶虫印记。有一阵子，我们经过他那件用臭鼬皮毛做衬里的大衣时，总是要绕道。他的大衣在呼吸。这些彼此紧咬、缝合在一起的小动物的恐惧流过这件大衣，无力地颤抖，在绒毛的皱褶之间迷失。把耳朵贴到旁边，还可以听到它们随着睡眠的韵律发出的悦耳呼噜声。以这种鞣制的皮革的形式——带着鸡貂、谋杀和夜晚发情的味道——他可以存活很多年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像这样活很久。

有一次母亲从城里回来，带着惊诧、不知所措的表情。“你看，约瑟夫，”她说，“真是巧，我在楼梯上抓住他了，他正在一级一级往下跳。”然后她掀起盖在盘子里那东西上头的手帕，我立刻认出了他。那神似的样貌是不可能让人搞错的，虽然他现在是一只螯虾，或者巨蝎。母亲和我用眼神彼此默认了这个事实，为这种明显的相似感到不可思议。即使经过如此剧烈的蜕变，他竟然还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顽强地存在着。

“他还活着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啦，我几乎抓不住他，”母亲说，“我要把他放到地板上吗？”

她把盘子放到地上，我们弯下腰去，更仔细地端详他。他凹陷在一堆弯曲的脚之间，不时晃动着它们。他的螯和触须微微抬起，好像是要努力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。我把盘子倾斜了一下，父亲小心地走了出来，带着些许迟疑，但是他一碰到身子底下平坦的地面，就突然用那十几只脚开始奔跑，他节肢动物的小硬骨发出啾啾啾啾的声响。我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晃动的触须侦测到阻碍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举起了螯，转到旁边去。我们让他按照他选择的方向跑去，在那一头没有任何家具可以为他掩护。他就这样用许许多多的脚跑着，发出波浪

般的痉挛，跑到了墙边。在我们还来不及察觉之前，他已经用他那一堆脚轻巧地爬到了墙上，完全没有停下来。看着那多足生物在壁纸上游荡，一边发出喀啦喀啦的声音，我因为本能的嫌恶猛地打了个冷战。父亲这时走到了嵌在墙上的厨房小柜子那里，他有一瞬间在它的边缘上弯起身，用螯检查着柜子的内部，然后就整个身子钻了进去。

他仿佛是用他的螯虾视野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公寓。他也许是用嗅觉来熟悉事物的，我仔细看过他，没有找到任何视觉的器官。当他在路上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似乎会对它们沉思一下子，甚至抱住它们，好像试着用螯和它们建立起某种关系。过一阵子之后，他才会放下它们，继续往前跑，拖着微微抬起的尾部。对于那些我们丢到地板上、希望他会吃的肉和面包，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。他只是把它们抱起来看一下，就继续往前跑，没有猜到这些东西是可以拿来吃的。

看到他这么耐心地对房间做侦察，也许有人会以为他是在顽固、执着地寻找什么。他时不时跑到厨房的角落去，跑到漏水的木桶旁，他会跑到水洼那边去，看起来像是在喝水。有时候他好几天不见踪影，看样子，他没有食物也可以活得很好——我们并没注意到他因为缺乏进食而丧失活力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们抱着既羞愧又嫌恶的心情体验着秘密的恐惧，害怕他晚上会到床上来找我们。但是这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一次也没有，虽然他白天在所有的家具上游荡，而且最喜欢待在柜子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。

我们不能忽视他某些智慧的表现，甚至是恶作剧的玩笑举止。比如说，父亲从来没有因为疏忽而在用餐时间缺席，虽然他在午饭活动中的参与只是柏拉图式的。如果饭厅的门不小心关上了，而父亲刚好又在隔壁的房间，他就会嘎吱嘎吱地抓门，在门缝边跑来跑去，直到有人替他开门为止。后来他学会了把螯和脚塞进门缝底下，奋力摇晃几下后，成功地将身体侧着挤过门缝，得以进入房间。这似乎令他高兴。这时他会躺在桌子底下一动也不动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只是轻轻

地鼓动着尾部。这样有节奏地鼓动闪亮的尾部到底有什么意义，我们没有人能参透。它是一种又嘲讽、又下流、又恶劣的东西，好像是要同时表现某种低级的肉欲满足感。宁录，我们的狗，慢慢地、胆怯地走近他，小心地闻了几下，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冷淡地走开了，没有得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。

我们家一天比一天更不像样，失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——葛妮亚整天都在睡，柔弱无骨的细长身躯在深沉的呼吸下像波浪般鼓动。我们经常从汤里找到线团，那是她因为疏忽和奇怪的心不在焉连同蔬菜一起丢下去的。我们的店日夜不停地开着，没有间断。在半掩的铁卷门下，大拍卖日复一日地进行，越来越令人无法理解，充满了讨价还价和游说。仿佛这一切还不够，查尔斯叔叔也在这时候来到了我们家。

他看起来很奇怪地颓丧，沉默寡言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，在历经了最近这些悲惨的事情后，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开始研究各种语言。他足不出户，把自己关在最后头的房间——葛妮亚把里面的地毯和布帘拿走了，她对这位客人满怀憎恶——然后开始研究旧的价目表。好几次他恶作剧地试图去踩父亲的尾部，我们吓得尖叫着阻止了他。他只是露出恶劣的笑容，对我们的制止抱持怀疑。完全没有危机感的父亲还停在附近，注意力集中在地板的污渍上。

父亲平常站着的时候是既敏捷又好动的，但就像所有甲壳类动物一样，一旦被翻了过来，他就完完全全丧失了自我防御的能力。那真是一个可悲又令人难过的画面——我们看到他绝望地晃动着所有的脚，无助地仰天躺着，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在原地旋转。看到他的身体，没有人不会油然而生一股嫌恶——他身体的结构太过清楚，太过明显，几乎毫无羞耻可言。没有任何东西遮盖，他赤裸裸的多节的尾部就这么露在外面。这种时候查尔斯叔叔会变得非常激动，想要冲过去把父亲踩烂。我们跑过去解救父亲，给他一个什么东西，他用螯紧紧抓住它，如此就灵巧地翻回正常姿势。脚才刚落地，他马上开始四